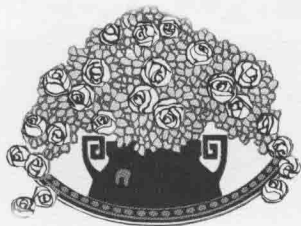


玫瑰送终

[法] 皮耶尔·德·芒迪亚格 著 叶尊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玫瑰送终 / (法) 芒迪亚格 (Mandiargues, A.P.D.) 著; 叶尊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327-6652-9

I. ①玫… II. ①芒… ②叶…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6742 号

ANDRÉ PIEYRE DE MANDIARGUES

Le deuil des roses (nouvelles)

© É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83

2013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图字: 09-2012-113号

玫瑰送终

[法] 皮耶尔·德·芒迪亚格 著 叶尊 译

责任编辑 / 龚容 装帧设计 /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杭州恒力通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5 字数 93,0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册

ISBN 978-7-5327-6652-9 / I · 4008

定价: 39.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T: 0571-88506965

目 录

玫瑰送终	1
喷火赛车	72
传送带	98
巴黎的眼镜蛇	113
影子的反抗	131
蝰蛇中的马德利娜	151
萨比娜	166
西克斯蒂娜·阿格尼	183

玫瑰送终

献给博娜^①

午夜一点十分，莱昂·吕坎顺着蒙莫朗西林荫大道往叙谢林荫大道和亨利－马丁大街的十字路口缓步走去，他留神不让自己偏离这条夹在树木和马路之间的人行道。昏暗的马路上，有几辆汽车疾驶而过。在这个时候，见不到什么男女行人。

莱昂·吕坎刚从一个人们通常称作娱乐场所，就是那家名叫“夜视患者”的酒吧出来，酒吧开设在这条林荫大道边上，就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他有时到那儿去，倒不是为了观看别人在窄小的舞池里纵情跳舞，而是为了听酒吧里的那个乐师演奏乐曲，那是一个名叫奥吕的黑人钢琴演奏家，他

演奏从前的那些慢四步爵士舞曲时总是满怀激情，如今在这方面，无人可以跟他相比。先前奥吕把《时间慢慢地呼唤》^②这首乐曲反复演奏了三刻多钟，仿佛在那个时间的结构里有什么部件只起着这种永无休止的重复的作用，或者说，仿佛这个乐师已经成了自己所演奏的乐曲的奴隶，再也无法摆脱这一连串老是周而复始的音符。有三对年轻女子一直在跳舞，她们脸贴着脸，有的吻着对方的嘴角，有的亲着舞伴的耳朵或脖子，她们的头发混在一起，看去好似长着一头两种颜色的头发，而且她们都用手抚摸着对方的胸脯，彼此的腹部紧挨着，大腿相互交错，几乎都没有移动脚步，只是摆动身子，好像她们除了这几平方米的舞池外，已经忘了四周的一切。时间慢慢地呼唤^③。时间在慢悠悠地呼唤，如果你要这么说也行。不过今儿晚上，在“夜视患者”酒吧里，奥吕的钢琴不停地反复奏出的那串音符，有如连续不断的“现在”的阵阵浪潮，把一切“未来”和“过去”都淹没了。难道不是这

① 博娜即博娜·芒迪亚格(1926—2000)，作者的妻子，出生在意大利的超现实主义女画家。

② 原文为英语。

③ 原文为英语。

样吗？

莱昂·吕坎直到看见一个年轻男子站在他的桌前笑嘻嘻地向他点头致意的时候，才从着迷的状态中清醒，恢复了一般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那个年轻男子把脑袋剃得光光的，整个脸上都抹上了白垩，露出两只蓝眼睛和血红的嘴唇，上身穿着一件白色无尾长礼服，里面是一件领口敞开的丝质衬衫，下面穿着一条黑丝绒的长裤，赤脚穿着一双漆皮凉鞋。

“晚上好，先生，”这个人对他说。“您是一个人吧……她们会让您继续得到乐趣的，那些女人……您觉得怎么样？”

“倒不如说奥吕能做到这一点，”孤身一人的吕坎回答说，“他明白如果你手法灵巧地驾御乐趣，那么这种乐趣就不会有任何时间限制，而且他经常发挥这种技能，既为了使自己感到幸福，也为了使大家感到幸福。”

“这个黑鬼……”这个人轻蔑地说，同时在吕坎的对面坐下。吕坎马上站起身，走到收款处那儿去把他喝的两杯加了浅色朗姆酒的潘趣酒^①的账付清，也没有向背后瞅上一眼便走了出去。他无需在衣帽间里停留，这太好了，因为

① 潘趣酒，一种用酒、果汁、牛奶等调合而成的饮料。

他没有穿大衣。离圣约翰瞻礼日^①没有几天了,在这个六月初的夜晚,天气温和。他隐隐地感觉到,他出来以后那家酒吧的门马上又开了,从里面走出来几个女人,她们穿过林荫大道,随后就在马路对面失去了踪影。不过他压根儿没去注意她们。

过了没有几分钟,他注意到有辆汽车从他身旁开了过去,但是那辆汽车奇怪地在马路当中开得很慢。驾驶汽车的是个女子,头上戴着黑色大衣上翻起的风帽,因而他无法看清她的容貌,她独自坐在前排的位子上,而后排的座位上还有两个同样戴着风帽的身影。那是一辆黑色四门轿车,汽车里的人好像在观察他,于是吕坎想起了刚才自己似乎看见的也从“夜视患者”酒吧出来的那一小群具有女性外表的人。随后那辆汽车加快速度朝前驶去,但是就在汽车快要从他视线里消失的时候,却在林荫大道上迅速地一下子转过车头(这样驾驶汽车是不允许的!),沿着他走的这一侧朝他

① 圣约翰瞻礼日是每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并不在六月份。六月里天主教的宗教节日只有分别在六月十六日和六月二十四日的圣约翰-弗朗索瓦·雷吉斯瞻礼日和圣施洗约翰瞻礼日,此处当指后者,因在本篇小说的接近结尾处提到了六月二十四日。

驶来。果然，在离他大约二十米的地方，那辆汽车停了下来。“原来是一辆装了涡轮增压发动机三菱牌轿车，”喜爱高级汽车的吕坎心里暗想，但就在这时，那辆汽车的门开了，两个女子从里面走出来，一下子已经分别抓住了他的左右两只胳膊。看到她们露出的那一小部分脸庞，就足以使他辨别出她们都是日本人。

“我们谦恭地向您致敬，先生，”那个靠近他心脏一侧的女子对他说。“您要跟我们一起走。”

“走吧，先生，”站在他右边的女子只是简单地这么说。

莱昂·吕坎生平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暗自寻思是不是要动作粗暴地摆脱这两个也许可以说是风骚女子的纠缠，随后跟她们打个招呼便回去上床安歇。可是那两只手眼下已经移到他的手腕上，抓得很紧，所用的劲头比他能够想象的那种外表纤弱的女子所能有的大得多。况且，顺从她们，岂不是更有趣吗？

“时间已经很晚了，漂亮的女士们，”他回答说，“但是你们似乎已经为我做好安排，要是我不接受，那就未免太不领情了。你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好了。我听从你们的吩咐。我的姓名是莱昂·吕坎。”

那两个日本女子露出亲切的笑容，还微微屈了屈膝向他行礼，可是紧握住他手腕的手却一点也没有放松。于是他像个俘虏似的给她们押到那辆三菱牌轿车的旁边，那个驾车的女子已经把车里的灯开亮了，他看到了车里面那柔软光滑的座位，颜色跟车身一样也是黑色的，只是没有什么光泽，不像车身那样闪闪发亮。车门开了，莱昂给她们塞进车子，坐在柔软的后座上，夹在那两个他可以称作他的看守的女子中间。驾车的那个女子回过头来，朝他端详了很久。

“好，”她过了一会儿说，“女主人会赞赏你们选择的这个人。”

接着她把车里面的顶灯关掉，开动了车子，从一挡速度变换到另一挡速度，只听见发动机发出轻微的爆音。吕坎刚才在那个女子打量他的时候也望着她，这时他回想起她那给风帽围着的着实美丽的脸庞，雪白的皮肤，线条清秀的鼻子，十分细巧的耳朵，再加上涂着深棕色唇膏的嘴，而且嘴唇的轮廓很美，细长的眉毛，两只亮闪闪的金黄色的杏眼，颧骨微微隆起的丰满的脸颊。那两个看守他的女子会不会也像她这样漂亮呢？她们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露出自己的容貌，但终于松开了他的两只手腕，不过那只是为了腾出手来，

好异常敏捷地从她们各自的大衣里抽出一把短刀。在路灯的照射下,足以看清那可怕的双刀和尖锐的刀尖。

“请您放心,”坐在他左边的那个女子说,“我们对您只有好意,要您去看上去好像是我们的意愿,实际上那不过是我们女主人的意思。只要您不设法违抗,您就会非常安全。同时您也不要有一丝毫怀疑,如果您企图逃跑,那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割断您的喉咙,刺穿您的心脏。”

“您大概以为,”坐在他右边的那个女子说,“您是一个年轻的汉子,一定比我们更有力气。不过您得明白,我们在格斗和肉搏方面都经过长期的训练。再说,您独自一个坐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我们很快就有三个人,而且还可以期望第四个人。即便您万分侥幸,把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制服了,那么另外一个人,或是两个人,或是三个人,也会轻而易举地马上结果您的性命。”

“对于你们所说的一切,我深信不疑,女士们,”莱昂·吕坎说,“我希望我们这次小小的旅行结果会带给我意想不到的奇遇。你们并不了解我,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们,除了意想不到的奇遇,我就没有什么别的追求了。”

“我们对您是有一点了解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选中

了您的原因，”坐在他右边的那个女子说，她身子前倾，有一刹那，从车窗外射进来的一束光线照到了她，吕坎看到了一张脸，或者说一副容貌，显得跟驾车的那个女子一样迷人。“您会感到意外的，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不过待会儿到了那些大树底下，我们得把您的眼睛蒙上，直到抵达目的地为止，但那不会延续多久。我们并不是带您前去旅行，顶多也只能算是一次短途的漫游。”

“是上第四位女士那儿去吗？”莱昂问。

“这第四个人也是我们的姐妹，她留在我们女主人的身边。我们就是带您上她那儿去，”坐在他右边的那个女子回答说。

“你们四个真的是姐妹吗？”莱昂又问道。

“不是亲姐妹。说到我们的父母，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是他们遗弃了我们，还是我们丢下了他们，”坐在他左边的那个女子激动地说。“不过依照我们女主人的意愿，我们是姐妹。我们以前都是年轻的交际花，非常年轻……我们彼此并不认识……是我们的女主人选中了我们，使我们离开了那家雇用我们的妓院，聚在一起给她做伴。我们是她的女儿，彼此也成了姐妹，比有血缘关系的姐妹要亲得多。”

“你们这样一再提起你们的女主人，”莱昂说，脸上露出也许是被“交际花”这个词儿所引起的笑容，“她平时是干什么的？”

“她活不了多久了，尊敬的先生，”她们一起十分严肃地说，莱昂听到她们的这种口气，脸上愉快的神情一下子就消失了，再说他们这时已经到了这条林荫大道和亨利－马丁大街的十字路口，汽车向左一转，朝着布洛涅森林公园^①的方向驶去。随后车子正如坐在他右边的那个女子先前所说的那样，开到那些大树底下，停在一条当时已经没有行人的隐秘的小路上。那两把短刀又出现在看守他的那两个女子的手中。

“是蒙住您眼睛的时候了，尊敬的先生。您一点也不用害怕，也不要怨恨我们。现在请您把两只胳膊放下来贴着您的身体两侧，”坐在他右边的那个女子说。这时驾车的那个女子递给她一样东西，看上去好像是一件黑衣服，但是展开来一看，原来是一件带着蒙面头套的短而稍宽的斗篷。随后

① 布洛涅森林公园，巴黎西部的公园，位于塞纳河畔讷伊和布洛涅－比扬古之间，面积八百四十六公顷。十八世纪起向公众开放，园内有许多人工湖和瀑布。

莱昂·吕坎的脑袋和上半身就给套上了这件斗篷。尽管他确实没有受到捆绑,但他的两只胳膊却由于这件斗篷太紧而受到束缚。那个蒙面头套在比他嘴巴略低一点的地方开了一个相当大的窟窿,因此他仍然能够十分顺畅地呼吸,但他的两只眼睛却像她们预先告诉他的那样给毫不留情地蒙住了。从外表上看,在他左右两边的女子所戴的露面风帽,不管是在形状上还是在乌黑的颜色上,大概都跟他的蒙面头套没有什么区别,况且如今已是深夜,他根本不可能把他遭到绑架的事引起别人的注意。“好极了,”吕坎心里暗想着,他沉默不语,等待着下面的结果。

大概没有等上多久,那辆轿车就又开动起来了。那几个年轻女子跟他一样身子一动不动,而且始终默不作声,但是驾车的那个女子好像加快了车速。他们可能已经开出森林公园,离开了那些绿荫如盖的大树。车子也许正朝着讷伊,或是普托,或是圣克卢,或是勒瓦卢瓦^①驶去,不过那对莱昂·吕坎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想到他要前去见面还不认识的那第四个女子,她跟他身旁的那三个女子一样,以前也是

① 以上四处均为法国上塞纳省的城市,前三者在巴黎的西面,勒瓦卢瓦则位于巴黎的西北。

一个交际花。那三个女子把他抓起来，带到那个神秘的女主人那儿去，是按照后者的意旨，她活不了多久了……

汽车开始颠簸起来，仿佛已经从弯弯曲曲的柏油马路来到用石块铺面的马路上，车速已经放慢了，换到第三挡速度，然后又换到第二挡，他们似乎在小街上行驶，最后车子停了下来。耳边响起了开车门的声音，跟着是铁栅栏门的叽叽嘎嘎的声音。吕坎猜想驾车的那个女子已经下车，准备把这辆三菱牌轿车开到车库或是院子里去。接着好像是为了让他明白他猜得不错，前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车子又开动了，但是车轮转了几下以后，车子就又停了下来。他听到铁栅栏门关闭的声音。假如她们不再蒙住他的眼睛，那就好了。

“请下车吧，尊敬的先生；我们到了，”他听到左边的那个女子声音亲切地发出这样的命令，她一边重新抓住他的手腕，而且握得前所未有的紧，一边引导他下车。等他的两只脚一踏到地面上，右边的那个女子马上就也像左边的那个女子一样抓住他的另一只手腕。对于自己这样成了两个年轻女子的俘虏，他倒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愉快，他知道她们都长得很好看，而且做过烟花女，她们刚才伸出细巧、有力的手，撩起罩住他的斗篷，紧紧地抓住他，把他带到一个场所去，这

桩事的结果既有可能是让他参加一场秘密的宗教仪式，或是享受一次美妙的肉体欢乐，也有可能是要对他加以折磨，把他处决。无论如何，眼下隔着衣服，他跟她们两个人已经有所接触。那第三个女子，也就是驾车的那个女子，也跟他们会合到了一起；他意识到她就在自己的背后，仿佛她也同样跟他有了接触。

“漂亮的女士们，”他突然对她们说，以便打破这种既叫他难以忍受又使他颇为激动的静默局面。“跟我讲讲话吧。难道你们还不能让我重见光明吗？我实在想看到你们。”

“您什么也不会看见的，”驾车的那个女子在他的背后说。“您跟我们都身处漆黑的夜晚，只有我们对这个地方相当熟悉，晓得该怎么走，怎么给您带路。我们领着您往哪儿走，您就跟着走好了。过一会儿，您就可以看见了。”

于是他就照着做了，他感到自己是在室外，觉得这个地方的空气又清新又洁净；大概是在花园里吧，他这么想，因为空气当中弥漫着玫瑰的香味，随着他的每次呼吸，这种花香便从他的斗篷底下直往里钻，都给他吸进胸中，好像他在一个面积很大、花儿盛开的玫瑰园里闲逛似的。这时耳边又响起一个或几个喷泉喷水的声音，哗哗的水声伴随着这样的

花香,显得十分协调。他暗自思量,尽管他的眼睛无法看见,但他的鼻子和耳朵却得到了尽情享受的机会(这种想法有点儿庸俗)……给他领路的那几个女子带着他转了好多次弯,好似面前有不少障碍物,他们只好绕过去。他们这样走了好几分钟,他听到左边的那个女子对他说:“现在请您把脚抬得高一点儿,”随后右边的那个女子对他说:“这儿是台阶,尊敬的先生,您要上几级台阶。”他依照她们的吩咐,在她们那两只抓住他的手的搀扶下,步子很稳地走上台阶。他数了一下台阶,以此作为消遣,一共有五级台阶,这个数字使他想到他大概要面对的那几个女人(那个女主人和四个服侍她的、以前做过交际花的女子)的数目也是五个。这不是个愚蠢的想法?也许是。这时她们的两只手不让他继续前行,他听到开锁和开门的声音,随后他给推着朝前走去,并清楚地听到身后关门和用钥匙转上两圈把门锁上的声音。她们又领着他朝前走去,他和那三个女伴的脚步没有发出一点声响,显然他们是踩在柔软的地毯上。又有一扇门打开了,或者说得确切一点,轻轻地打开,随后又关上了。这是最后一道门吗?

他原来不敢指望她们会对他说:“现在您可以看了,尊